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壇問業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錄臣蔡必昌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榕壇問業卷十一

明　黄道周　撰

暑後借王家園與諸友晤會許汝翼適近隣舍集坐頃汝翼因問天下大患治道不效豈患聖學不明漢之地節甘露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景祐康定當時四夷賓服閭左蕃庶士大夫辨政涖官子弟優游庠序諸賢初無發明及熙寧元豐乾道淳熙間始闢門講論分曹誦説

天下已自蕭然不復可覩豈如晦翁所云時有窮達善有獨兼不得持同甫之說闗顔閔之口耶其云宋無諸賢豈得與漢唐齒凡天下治道不效皆是學問不明書生開口便道讀書是讀書人做官是做官人從此人才日益汙下嘉穀不茂稂莠日長滅裂鹵莽取報宜然耳汝翼云當胡海陵時立經義治事二齋修兵農禮樂書算諸務士人皆有實學數十年間用之不盡令書生不過舉業其精微者又談性命理道之細於兵農書算等

事廢置不講縣官宵旰憂簿書錢穀之務卒無一人起而荷承者想周程之談性命不及海陵課實事之最也某云天下事靠簿帳不得只是寸心去做心地清者做事必明淨心地密者做事必周詳心地了徹做事必簡切決無虛憑簿帳弄出才謂之理譬如水利土工鼓鑄收納這三四事極是瑣碎使小人有才者幹辦一番極是報効然不過數時法立弊生旋歸破壞惟有心地清明不憚勞苦者從頭徹尾一一做去便成百年之規今

官府書吏精習簿帳試之繁劇如健小馬走數百步輒想槽櫪豈成致遠之器就如兵家須有專門作將帥要諳練邊事至於出機應變只在寸心或有應變才短而小心敬慎者雖無大勝亦無大敗嘗試小兒狎知事例只是貫串弊竇啟侮冒功而已何嘗見韓白奮臂出自師門呂散鷹揚初曾服習耶汝翼云如此則只須治心不須治事子產何以否邑於尹何夫子何以輟試於子羔耶某云想是他們治心未到不是他們治事太密也

汝翼云海陵門人到成就得多某云亦不見胡學盛於程門只是風教運會自有先後之別耳

是日因講周南召南之義鄭孟儲問云周召二公采邑也地志扶風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地以二公得名不知何以俱繫之南不知何以又不稱風舊說后妃之化被及南國然方后妃時周召未封南國諸侯何以俱𠈃周召之下且如傳稱王道缺而關雎作則關雎已非風化之本就以風化立說則雀角之訟野麕之誘顯爲强暴軼於淫邪

何以得稱文王后妃之化耶某云聖賢學問先以性情為本性情變化以和平為先性情上不和平雖有格天事業猶之飄風掠過秋草而已天地罡氣多在西北聽秦豳二風多少挺勁其極窮竟者如秦云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豳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語氣猶之截然被於管絃别成北音非優柔平中之韻唯關雎至麟趾鵲巢至騶虞二十五篇反覆誦之使人意消體平形神俱暢猶盛暑中之被南風欣欣解愠不知其然便有袗衣鼓

琴之意人生無此意思雖身佩衡牙與口銜瓦礫再無分別見忽欲相尋人入門出戶何處開眼虞舜之刑為汭太姒之嗣嶶音皆從此處下手此處下手便見太和在尋常牀几間周召許大事業到老成就無鷹揚之稱享清明之福是夫子所動操而思南薰也孟儲云王風亦有和平者不其云既是敗管如何取節孟儲云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林有樸樕野有死鹿此語亦聽豈在秦鍿之下其云士君子常有貞正之心纔有燕婉之致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古

令神明其事正是吾徒平居本色切勿草草看過也

傒晉水云從來說二南以爲南國今獨以二風爲南風此語何所稽承某云說南國者猶是傳說南風者固是經耳孟儲云如周南在扶風東北亦難以南稱也晉水云自鄷鄗而觀則皆在南耳某云風化本天不專畸地畸地則江漢之間於周名何涉周名垂老勝殷遏劉使天下和平致治刑措者六七十年其源本得力都在於此文王一生肅肅雍雍只是免得面牆一事吾人讀萬

卷書不為二南猶是面牆耳晉水云晦翁稱修身齊家以治其國此義亦大如何不取某云性情不調忿欲乖張自家鼻眼無安頓處何況齊家治國上事晦翁自是舉出第二義也讀書人常有呆氣家庭之際孔門已自難調夫子異曰稱南方之強亦於寬柔兩字有取程伯淳司馬君實生平無疾言遽色皆是於二南得力晉水云於此處說為字到有下手古人頌容舞蹈不離琴瑟都是此意然雅稱以雅以南禮記稱胥鼓南則南者四

方異樂之名不關周召不知二南音節亦有與彼相近者乎且關雎為樂卒章則關雎而下不盡入樂何以得被管絃使晨夕盥漱其際某云既得彼意何勞被聲周召二公已在未有聲音之始晉水云燕處則聽頌之聲古人聲教自是玄微不知頌與二南孰為導始某云穆穆皇皇肅肅雝雝想此兩端行遠自邇

呂而德云周召二公詩不稱風特以南冠於諸風之首此是仲尼所命以南以雅以頌無復敢為損益者端

木爲尼山高弟其述詩傳採東山諸什及駉馬等篇爲魯風次名南之後今世所傳申詩篇次是也申毛當時均爲傳之子夏不知何以差池若此某云秦火之餘傳於誦說篇章俱存而大義難了齊魯申韓各存章句以自名家義不相襲不足怪也而德云如南山楚茨大田諸作周官以爲豳雅則豐年載芟諸篇當爲豳頌是則周有三詩豳俱三體所以表章后稷源本世澤意思甚長何不悉從風例附於終篇而毛公或以爲刺幽之作

元晦悉以為農社之詩分錯互異不知後人何所稽循其云周官稱擊土鼓吹豳雅舉雅可該風頌毛公雖云大田刺幽丘明雖云楚茨多禮然中間多敘農政以豳括之於義無害也至如國風始於周召以明文王肅雍之化終於豳風以申其勤無逸之旨與雅頌殊例何必同乎而德云二南既不稱風而邶鄘衛稱風且以一國而具三風黍離以王國稱風而鄭齊魏唐俱為屬國且無大小強弱之殊車鄰以霸國稱風而陳鄶曹豳俱為

屬國亦無遠近存亡之别何也嚮於三易註中曾覩三始四減之說却未分明今可復得聞乎其云見此問已見刪詩大意某平居都說過惜無會者耳凡詩有十二除每除五等國風三除二南為成周之始歷五等而變王衛從二南與邶鄘自為一家周所以變商風教之始自平中而桑曼此一除也黍離為遷國之中歷五等而變霸晉鄭東依至於齊而拜胙周所以變列國風教之中文劣於桓憂思之音流於亡國此二除也車鄰為侯

國之終厯五等而復始陳爲虞胄楚實滅之鄶曹之封并於晉鄭列國紛爭秦豳所以復合風教之終自二南歸於二北此三際也有此三際以推二雅有二雅以推三頌猶十二舍之在天地日月所經晦朔從生僻儒因之以有午亥天門卯酉革政之說蕩而愈遠耳而德云古人五際只說二雅不及國風吾門平居說風爲九野雅爲三垣今通以十二舍推之則誰爲三統五緯内外終始者其云天地四時每時各有三際歳月日辰厥例

維鈞夫子雖未嘗比配以初中終三候推之却無不同者耳而德云如二雅百有五篇以三候分之則猶可齊魯商二頌不過九篇何當六候其云亦大意如此必精詳配屬雖以三垣九野總之難齊得其渺論亦流為緯家耳而德云風之終於豳風雅之終於台旻畢竟是思二南之意然以周公居豳為風則魯公居魯不得為頌魯公諸孫既列為頌則周原諸子不得為南古稱周南為正風豳風為變風魯頌為後人增益想亦不謬也其

云周南始於夫婦溫以柔豳風終於君臣篤以摯召南
始於庭幃和以貞召旻終於邊圉敬以治周南豳風自
以時地不同正變異感不關周公身上事召南召旻自
是勞績所在先後繫思又不關燕國上事也燕魯去西
周各五六千里召公世治江漢以御彊楚周公世治涇
渭以御彊秦江漢四詩皆紀召公以終於雅駉壯四詩
皆紀魯公以列於頌燕魯最為後亡秦楚最為暴起宗
予家相先後之間權衡進退不失纍黍自非仲尼誰能

為之者而德云齊亦雄國也而列東遷之後晉亦大邦王霸兩際不紀其烈何也某云齊自哀侯之烹天下多哀之者入春秋而始大終春秋而為田田陳一家夫子存齊以尊太公存陳以屏猾楚唐魏之間晉以創興亦以創裂素衣朱襮有馬白顛夫子所以命秦晉也自某往歲常聞是論此多談者徒為波濤耳吾輩只管在性情裏面看出周召世業聖人損益非所敢知也而德云如此則中公之錄魯風必非子夏之說某云申詩不傳

久矣以魯亞衛定是書生之見想是晉魏以降強附端木者耳

王千里云前日說詩亡春秋作春秋之時桓文之蹟見於鄭衛曹陳可見國風半為春秋時詩元晦以為雅詩亡耳不得云天子不復採風也然考諸說若華黃草都人角弓亦多有東遷後詩者不得謂雅詩亡也古人詩多風刺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刺井田不治農政久荒耳而談者直謂農祀報賽采菽大車扶蘇狡童皆

諷當時褰諆輕諾好事失時者耳而談者直謂淫奔是則詩之大義亡非詩之章句亡也風刺之義息而後褒貶之義起猶之禮樂息而後政刑起也某云如此看書都有意當春秋盛時士大夫相見皆歌詩以徵其志小雅之詩亡自公宴季子歌南山有臺始也大雅之詩亡自韓不信髙張城成周南面而語諸侯始也國風之詩亡自公歸楚而楚語始也魯頌之詩亡自定哀之間鼷鼠兩食郊牛始也千里云然則詩之亡在景敬之間乎

某云當景敬時晉有范文獻諸子鄭有子產太叔魯有穆叔昭子動稱詩書言本故府至定哀之際君臣誼衰列國改姓終敬王之世而衛逐其君三晉首亂春秋始作殆為是耳千里云如此則春秋編年何不始於東遷之初而始於魯隱之元某云此事講之已詳自上元甲子凡二十五元而至己未己未為古今升降之會天道人事之所取衷聖作淵微非蠡測所及耳

汝翼又問周召分陝而治周公治陝以東召公治陝以

西又記稱江楚多波其民易動有道則先治無道則先亂故周召之治同在江漢如周南之稱江漢汝墳召南之稱南山江汜是也鄉對呂而德乃云召公世治江漢以御彊楚周公世治涇渭以御彊秦秦時未封不過嬴氏馬圉耳何得以秦楚比看某云删詩自東遷而後仲尼所治以周召之澤遠御百世不必周召自為治之也周公雖分陜以東未必親蒞江漢召公雖分陜以西未必多在南山而詩人寄托風教所鍾概可見矣雅稱文

武受命名公是翰記稱周公退老歸葬於畢是周公以豳治秦名公以江漢治楚之明驗也平王之失在以豳與秦以鄶與鄭遂開覇國吞滅之始春秋不錄邶鄘千古而下誰知衛之先滅邶鄘不錄唐魏千古而下誰知晉之先滅唐魏滅邶鄘而猶存衛滅唐魏而不存晉晉與楚同苛衛與鄭同恕聖人意思豈後人所窺大略寬始封而嚴吞併亦是二南之旨耳汝翼云二南為風之始亦與易之乾坤咸恒書之釐降觀刑同意何關春秋

上事某云爾自看書某自說聖人大意

呂而遠云賈誼以騶虞為文王之囿王者親射虞人掖五豝而從之又記稱王者射騶虞此皆與騶虞異義而二南稱為祥應何也某云騶虞既是祥應何妨稱囿又何妨以為射禮乎秦火既燔家各異說關雎之或美或刺蕩宮之或豐或儉騶虞之或獸或人音節尚存則旨趣可繹也而遠云易無通故詩無通說如韓嬰詩說有一事而三四引諷有一詩而三四指事者不過欲其悠

長宜於誦說而已韓嬰與董賈同時董生服其持論而後世諸儒但推董賈不及韓嬰何也某云後儒或治他經不覩列傳其治詩者又牽訓詁不通大意見董賈旁通因時指事便擊節稱賞其實韓嬰精辯在劉向以上一人而已而遠云皮日休讀新書稱其為命世王佐之才歐陽修讀繁露謂深極春秋之旨裴度以賈誼之文為化成仲舒之文為通儒皆未有稱讚韓嬰者班氏以仲舒為羣儒首當時宮中閭巷皆比之仲尼而卒困於

外傳與韓嬰同遇何歟其云遭遇各自其時孔子不免饑戹而孟老百鎰千鍾仲舒困於囹圄而千秋隻言拜相抽繭者殊難登軸者殊易不足怪也當漢文武時匈奴七國數數有患雖整飭干羽不能與弓鉞比勲及其盛平章誼匡衡蔡義翟方進之流皆執一經坐衡師傅及於桓榮張佚牀下見帝稱天子師豈復董賈之所敢問乎而遠云賈誼少年洞達事體豫處七國之禍不爽毫髮此其才具豈鼂董之所敢望其云賈生亦少年不

曉事體而遠云異哉何故與衆異說某云賈生去秦時未四十年穉子老婦皆習覩戰國歸併於秦秦受天下化為郡縣不能再世漢視異姓既有郡縣之實視同姓又有列國之形惴惴曆火以為數年上下必有望夷函谷之變是以痛哭流涕而談之猶蔡澤韓非之意也不知春秋戰國四百八十年來人苦戰爭一旦化為郡縣蕭曹規隨帝后黄老去秦苛法漸復詩書但使諸侯王子弟自為分藩不交通賓客不出三十年其勢自弱無

足大憂者至於匈奴只當謹守州縣或至驁悖當命將出討奈何以表餌餌之此處賈生看未明白後人只論事勢謂縣斷得效耳不知賈生時淮南已亂諸宗室驁僻極為難處人人杞憂但無賈生筆力痛發之耳賈生自是史才文章之祖與司馬遷一樣氣格而遠云新書於道德之際極其精微大言不墜莊列細言不落黄老司馬子長有莊列之趣有黄老之旨如何得與賈生比肩巢云而遠亦看得是但如史遷於仲尼微言無所不

達上下古今罕見其儔而逺云賈董如在仲尼之門當屬何科某云賈自由賜董自游夏而逺云旣如此如何得稱王佐之才某云何曾見由賜游夏不是王佐之才而逺云王佐之才須如伊尹周公某云他已是聖人地位只如管葛房杜他亦攀提其間俯仰自若也

而逺又云功名之士左袒洛陽理學之徒推轂廣川舍此兩途别無成就古今只一管夷吾論事似洛陽談理似廣川至其精奥都非兩賢所及而孔門不道何也其

云他亦未曾為過周南名南而遠云房杜豈曾為過某

云房杜後來已是而牆而立

林朋夔云王佐亦賢人之遭時者耳周召兩公都於二

南成德亦於二南奏功天下温粹之氣盡在二南而二

公末年不免有疑何也易乾九四以陽居陰坤六三以

陰居陽故皆曰或或者疑之也二公處當其位不當上

戰之時雖復辟居東猶然不離於極豈有疑陽嫌陰之

說某云定天下之亹亹成天下之變化皆從疑來成王

為此一疑生出風雷大事周公在或躍無咎之時召公當無成有終之日敬義不孤何疑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都就二公心事上看出嫌疑兩字的為霍子孟桓司馬位置他當時不盡改王猶未離其類如恭操便離其類了夫子於初爻說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凜然可畏猶於二南之章說出正牆面而立令人怵然無容身處到此始信二南功夫成就極大耳林朋𩒻又云坤道在西南其六三曰無成有終巽

道在東南其九五曰無初有終此兩者皆臣道也妻道也周公無成有纘緒之勲召公無初享敬治之福則周公之化成於坤召公之治成於巽此亦詩書之通旨二南之雋義歟某云讀書至此可為明悉然亦勿以此啟後人之疑

張師又云尋繹二南只是要人十分温粹凡人性情固須和美亦要剛毅發强纔不墮陰柔一路程伯淳常教人變化氣質如正叔氣質自是嚴毅一邊亦與伯淳比

德何須變易李見羅嘗云性自是性質自是質質美者性未必全性全者質不必變世間多少善柔人一望如飴下氣怡聲豈便可登二南之路某云變化氣質此說出於洪範洪範亦與二南同旨師又云莫是剛克柔克不某云此兩克正是復禮根原二氣五行所繇變化八政庶徵所繇叶極二氣五行如不變化何繇有潤下炎上曲直從革時雨時暘時寒時燠之用善柔人只如一味甜水過口便酸耳南者天地陽明之氣日月之所取

中多少烈風暴雨值還南便清霽了多少利用嘉生不值南風蕃殖不得故二南者萬物所養役潔齊也師又云二南中語語寛和涵泳不盡兩克四端何克似之某云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是彊弗友剛克懲忿窒慾一邊事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此是變友柔克果行育德一邊事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沈潛剛克忠信進德一邊事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此

是髙明柔克修辭立誠居業一邊事行此四事體備二南雖周召之化被於天下可也何獨房闥之間乎

師又又云李見羅云至聖是質至誠是學譬如天地是質天地運行乾乾不已當是學也如此則何處討性出來某云論性則天地聖人與人都是一般論學則聖人學得天地中人學不得聖人耳師又云如此則學自因質不因性也某云性自天命學自人修誠是性之本體至誠是明誠之極功見羅以至誠爲學此亦不錯也師

又云至誠雖亦關學至聖豈專關質乎某云天亶聰明

說質字亦自不錯

林朋夔又云乾九三稱修辭立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内

又乾稱寛仁坤稱敬義兩家學問似有隂陽之别亦豈

是剛克柔克之旨乎某云忠信立誠敬義不孤此是吾

儒合下得力不關氣質上事至如乾德之頼寛仁坤德

之資敬義自有天地來分派如此有如此德性便有如

此學問一毫氣習不到所謂不習無不利也朋夔云如

此則乾須學問坤不須學問後來主敬集義之說固是誠明本體而保合太和之道反是明誠工夫耶某云人生何者不學不習無不利只是不消向險阻上推求學聚問辨到是在各正上加功耳易稱三立曰陰陽剛柔仁義如前兩克變化之說固有深微

於是諸賢共商中人以上之義況若木云人性本善孟子說性善又說利與善之間此間字是分途不是性路猶濂溪言幾字是分兆不是性始也然自雞鳴夜氣分判出來譬如中夜

是時常日界中人是時常人界從中夜走利是黑邊走善是白邊猶自中人走上是上達走下是下達也不知此中字與降中之中尚有分别不某云此中字已落時路如夜半爲中此中在亥子之間如天地定針千轉不變者雖十二時俱在子半方位然從此子半上走亦是白邊下走亦是黑邊也上清下濁上白下黑人在平地以上皆天鬼在平地以下皆地自平地上皆見精光自平地下纔無景曜夫子說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明

是雞鳴而起孳孳為利之徒若木云如此則夜半之與中人亦無甚分別定針上北極冬至時子半隨人著眼白日開眸

黄介㡿云往人說此語極不明白天下中人最多至教無量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如何要待上根之人王龍谿亦謂初學與聖學只有生熟安勉不同原無二致自外道纔有不向下根拋種之說豈有夫子抹殺中人定要中人以上今日說自中人為準以上準清以下準

濁除是鬼路不立人極覺天地日月俱有光華其云介
俶看書亦自分明
周房仲云聖人生平學力言上不言下聖門高弟若愚
若魯半是中人所云博約忠恕亦是尋常耳目之所通
曉如何說有語上不語上之别端木學識亦是下學功
夫乃就中間悟出性與天道豈是仲尼居平别有詔告
在終日省私之際乎易稱形下為器形上為道漢儒如
李尋京房輩皆以天數為道西域又以三乘分品到無

上上處不知如何驪實使中人而上皆可持循皆可不惑漸到顏曾之路某云中人以上此語便可語上了孟子說人所異禽獸者幾希幾希兩字上下多少如在幾希中間隱然見得人禽分關聖狂異路豈是聲臭毛倫之所得至中庸說道不遠人夫子一生竭力只在子臣弟友分上看得老老實實只如中人一般末路纔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所謂無聲無臭者與不聞不睹豈有分別只是中人以下便自墮落既自墮落便說

地上不來何況上天之載

黄率中云既是中人皆可語上則聖門髙弟通六藝者千數與聞一貫何但兩人且人氣質不齊讀數行書亦有敏鈍之别又言教難量尋繹數字亦有百里千里之差今概云中人即是上哲下學即是上達天下多中人聖人無髙論此徒是學究套語耳張子厚云性在氣質中有清濁猶寶珠投在清濁水中水清者珠光映現水濁者摸索為勞中人以上自是清水中珠中人以下自

是埋泥之珠某云既然有珠何愁不説只是平水自有升沈人都是此中人登峰造巔亦是此路墜淵入谷亦是此路趣興高者如平地自到泰山趣興卑者如平地自淪深岸墜珠徑尺尚有寶光入海淪波豈是象罔離朱之所能矚聖門上七十二賢個個是個中人耳除是彼婦讒人纔不與談禮樂之務其餘諸子各各成就何曾見聖門三尺猶有魚鹽之業率中云如此則語上的何所指某云自中人以上皆上也子路問一成人再説

兩番猶是上品平居要見聖人思量三次只是恒人自有鄉愿以來鼓動中人淪胥汩沒到下流一般孳孳為利無復出頭日子雖道斯世只是中人其實是中人以下了如此纔無上達之路不是中人之中不可語上也既是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則此上語不須上人妙談亦是常話矣率中云如此如何引拔得人得到峰巔之上某云一息在平地雙眼懸青天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正是此意

羅期生云如此只是教人莫爲中人以下耳性命天道更付阿誰某云看世間何者不是性命天道期生云箕子之敶洪範周文之序象卦詩有星野之行樂有歷律之陳十翼之範圍天地春秋之損益百世豈對中人目見耳聆之所得度卻堯夫謂章子厚云以君之才於吾所學須刻可盡但須一二十年澄澈塵慮胸中豁然無物乃可授受耳章子厚雖是邪人然亦聰明籠蓋一世卻難語此安得謂中人俱堪告語耶某云中人以上便

浸浸向上邊來章子厚自向下邊去謝客兒要從悳遠猶以心地不淨卻之何况內聖外王之學只是人以中人自安亦漸到下流路上提撕不得耳期生云如何纔是中人以上某云胡憲劉勉之同入太學聞涪陵譙定得易詣于伊川遂至涪陵受業久未有得以問譙定定曰心為物漬不見本性唯學可明耳胡劉乃歸一意克復遂為晦翁之師羅從彥見楊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如是幾虛過一生似此三人都是中人以上

余錫侯云夫子説可語上不可語上畢竟有個揀擇有個恰好應付不知此三品人從何處截起如遇中等人可把何語付下某云夫子看人俱從中起夫子著語俱從上來錫侯云如此則是中人亦承上語當不對針也某云中人認得上語便是上人上語落在中人不失中語也性道文章隨人略領見仁見智何必齊觀錫侯云如此則是中人造化

戴仍樸云六經如日月昭乘夫子只把詩禮樂為興立

成本領至其雅言惟詩書禮三者而已三者亦須擇人而言則上語示人益自希絶了乃其生平行在孝經志在春秋至易道服膺韋編三絶都置不道何也易道自是精微或學而不言抑問而不辯如孝經春秋何以不說某云此是晚年告成之書何須辯說仍樸云只如學易四五十年不語一字亦是經怪某云幽有鬼神明有禮樂既說禮樂何須鬼神且不是夫子常談何處得十異說話

唐偉倫云道亦在悟耳悟者指鐵成金不悟者刻舟求劍胡安國作春秋傳冠絶一時而陳公輔輩譏其頗僻朱元晦作語孟解契合百代而沈繼祖輩訟其妖魔雖是利欲汩心亦關識見媢昧何況平常荅話中人可道高深幽微之指夫子說中人以上還是意在不語甚云不語亦說得是呂步舒之駁災異胡海陵之爭鍾律此或不必至如身心向上一路居常切磋何可無人

張勗之云夫子屢說禮樂而經無樂書或謂樂不可以

書傳而夫子稱雅頌得所即為樂正是則成周之樂至今在也前日諸友屢問韶樂去夫子千餘年聲容俱在令官家攷擊猶稱韶樂可是音節神理相麗而存抑是喜起明良叢脞惰墮猶可與關雎比亂乎如云樂自為樂詩自為詩則夫子不宜以得所為樂正后夔不宜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著之帝典也記稱武樂至萇弘而失傳商樂至戴公而已壞魯樂至師摯而終亡或稱上古樂書淪於朝鮮而洪範所敶不乏文獻不

知史遷所載律吕俱在試以詩歌聲律被於八音則時幾颺言五十餘韻可與句桓賡般相起也歷律二事首被尚書定是聖神留此真本難説夫子不語至道難聞也某云某有此意但恐君實景仁更費往復耳曷之云君實景仁所爭者皆在黍度權量之間所以不合今若虞典所云聲必依永律必和聲則詩書聲永自成鍾律何必疑乎某云此道須是有徵有信當萬寶常祖孝孫時古器鍾鎛尺度之屬尚千數百而聲音差池卒不可

定何况於今風氣日澆器數不備是魏徵韓琦所欲舍其議論求之原本也勗之云聲音雖有南北之殊而詩歌初無古今之異以聲依永則有字之聲可别十二律之永以律和聲則有音之律可定六十律之聲古今徵信孰有過於勑命時幾句桓賚般此八篇律令者某云某最鄙陋常在赤墀之下竊聞韶樂三皷之後金聲遞鳴既而簫管八人合奏廣庭衆穆宛如鳳凰之音自是擊石羣臣舞蹈諧於百獸詩云依我磬聲既和且平又

云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是夏商人同用此韶樂也法略初出雞人奏和會之音九章二百餘字不過和會大和會數字耳推之簫管合奏幾曲亦是喜起明良脞惰之三章尋其賡颺可以意悟也勺桓賚般自是大武時事難以聲永概之百世若至家常時用鼓鐘有禁君子之樂不過琴瑟而已國風自譏刺而外兩雅自王政之餘關雎葛覃卷耳漢廣鹿鳴伐木賓筵隰桑菁莪匏葉自可按其宮商施於堂几但當與王樸借其和均荀勗調

其牛鐸耳𠷎之云聲詩之用不過別其音律音生於永律生於聲四聲七律亦互相生前日對諸賢略略說過今可更取諸篇定其律呂乎某云五音之中各有二變一章之曲各備七音性情和調則笙歌安適神思淫厲則語意乖邪關雎一篇首章多為清宮次章以商羽轉角三章以徵還宮吟繹數次極其分明然以邪心發之則宮徵之間不能為主矣葛覃清角帶宮聲以歸羽卷耳清商間羽調以歸宮喬木角徵之音歸於清商三變

商聲多含宫羽以調分之則關雎太蔟閒以南吕荇菜兩章各有正閒五章相間自太蔟至於蕤賓不盡宫聲也令其取音深和按節誕通循環肅穆則皆黄鍾矣古者樂節以金發聲以石收之中間所貴絲竹匏土諧於人聲導之以革止之以木各依言字不濫傍聲今為絲竹皆無言字誰當就風雅别其律吕者譬如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八字發音諧於金石以永取之其音極下叶於黄鍾九寸之管而字多清聲通於徵羽在應鍾子亥

之交絲竹宣之有所不盡至於喜起明良賡歌而絲竹匏土正閒之義粲然備矣凡單音宜於環復雙聲宜於遞和單音取長雙聲取短長聲取深深以出幽短聲取亮亮以導陽陰陽遞變不離其正要使滿庭有賡歌之意則詩書多擊拊之文鳥獸麟鳳但解人意豈必審音乎昜之云此事甚大行當與鎮樸商之昔子路鼓瑟為北鄙之聲夫子告冉有曰先王制樂本於中聲流於南不入於北南為生育之鄉北為殺伐之域舜歌南

風而興紂好北鄙而亡子路聞之蓋七日骨立也不為
二南必至亡身豈獨正面牆而立哉某云嚮發此論未
見結束聞兄道古正自欣然有解慍之思

榕壇問業卷十一

榕壇問業卷十二

明　黄道周　撰

秋仲之二日為榕壇正會呂而德兄弟為政衣冠之集四十八人謁夫子及晦翁畢分札敷坐某舉楊貞復云人心本虚纔一著物便不得其正不正便不在不在時雖視聽飲食亦不復知即云知視聽飲食亦說不得心在心在亦說不得心正然則心中即

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亦難說心正大家看此心果是何物此心正果是何象延平教人看未發前氣象果是何意與貞復亦有異同否而德云無在之心說不得已發無不在之心說不得未發此見知覺之心尚有欹側偽妄說不得此心真正面目某云如何是此心真正面目而德云看得他不正所在便看得他至正所在某云如兄說比貞復更透如貞復說直要空諸所有終不得此心真正面目也大家問如

何是此心真正面目某云譬如日光晃晃晱晱爲雲影所蔽漏出光隙射於巖阿或著霧雨即成虹霓豈是日光正面而德云月有圓虧成圭成璧成鏡成鉤何者是月光正面某云都是正面而德云何不直待望舒某云自家消息或半或全含著明光都是正面如非正面雖當望中團欒五色亦是陰暈不是月華而德云喜怒哀樂與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分别多少某云雨暘燠寒風只别時恒不爭氣候乾坤之中七緯五行俱是正面到

有變亂纔成災沴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已是亂行難説猶是喜怒哀樂之性而德云金曰從革木曰曲直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土爰稼穡五行之性到此亦有變動作鹹作苦作酸作辛作甘亦已不能希淡還於性始如何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便不得其正耶江北人呼著意曰所先儒稱有所謂失正想依舊説以身從心以有所為妄心其義易明耳某云身心原無兩物着物便是妄意意之與識識之與情情之與欲此數者附身而起誤

認爲心則心無正面亦無正位都爲意識情欲誘向外去孟子所云操則存舍則亡又云物交物則引而去正是此話若論格致原頭要曉得意識情欲俱是物上精魄不是性地靈光也有所是江北人常談未必是齊魯雅語如曉得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俱是物感從身而起不從心生則定靜中間自然安慮人到安慮始識此心真正面目不然只是自弄精魄

吳雲赤初離堊室言下因問中庸說恐懼是慎獨工夫

易稱恐懼是主鬯作用曾子獨云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孟老自家說不動心又云孟施舍似曾子孟施舍不過無懼而已後來外道說無顛倒恐怖與孟曾一路偶爾相隣不知大學何與中庸分別其云大學直指心體中庸纔說聖功心體自是天道雷電破山與碧落何涉聖功自是人道迅雷風烈亦要變動一番中人所患不見心體常被事物驚怪賢人所患不見功夫便落無忌憚裏去看大學中庸前後照管纔知古人用心之微其

承此問亦知雲赤看書極細也雲赤又問孟老說盡心知性知天又說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從天道下手從人道下手盡存兩字比正在兩字孰為精詳某云大學從本體上說得明白孟氏從工夫上說得真切譬如一天備得二氣五行留不得一點雲霧雲霧盡淨經緯盡呈纔見天之正面風雨晦冥日光常在入夷出晉明體自存此便是盡存正在的消息人曉得天之與日纔曉得性之與心曉得自存正在纔曉得本體工夫不已無息

格得此物十倍分明始信得意識情欲是心邊物初不是心風雨雲雷是日邊物初不是日性之與天皆備萬物不著一物心之與日不著一物乃照萬物只此兩物原無二物知此一事更無他知吾四十年讀書只曉得此物任舉一一以俟來賢

吕而遠云大學說正心猶言從繩則正之正令又說出真正面目纔曉得此心明白不為意欲所亂與無妄各正對照分明此正字便端正真實更無他解了孟老如

何說必有事焉而勿正漢儒都以正為期必此是何解某云人讀書都無疑誤賴而遠體勘凡爾雅釋詁正字十解無云期必者說文反正為乏之篆書正與巳相近當是乏與巳之誤也有事勿乏之如不乏之祀之乏有事勿巳如純亦不巳之巳則義暢而語順矣而遠云此解極是分明以正為必想諸儒亦有所始某云此道舍爾雅亦何所始大約期必亦猶正鵠之說以正為射耳記稱諸侯自為正之具未嘗以正為期也而遠又云魏司馬稱

陜右人稱著意為所想是以俗通書非是以書通俗也

卦傳說之卦原有偏往之義尋常說所守何必以區陰

為詮乎某云嚮纔說過兄又判得分明

鄭孟儲云嚮說貞復語比貞復尚自不同貞復只道有

忿懥等項心便不正如無忿懥等項心如何正不見聞

知味為身不修如果見聞知味身如何修宛轉引導耒

會說人心本虛著物不得又未曾說意識等項皆是物

感不關真心也今日所說與貞復夐然不同但直以忿

懥等項皆繇身起則是正心又先要修身了如何是正心要著某云如從心起則是要著如從身起則是後著也知見覺聞皆從心起情欲畏惡皆從身起人從此處看不分明所以顛倒如看得分明則腑臓官骸個個是性光所攝身心修正豈有兩路工夫

柯登南亦云先正常言此心之體當求忿懥憂樂所不遷之地非可就忿懼憂樂求心也譬如巨石壓草石下草自潛滋惟體妙用神始得情識絶萌靜正自在某云

此語極當人從身上求心如向國中覔王終爲權貴所亂從心上求身如坐王位覔國只覺殿宇隨身忩憧等項所不得其正只是從身覔心修檢不上戒慎恐懼所能得其正只是從心覔身隱顯分明也登南又云此章先輩雖以身爲心亦無錯處惟以見聞知味爲修身之驗此處微錯譬如禪家七處徵心在眼曰視在耳曰聞在鼻聞香在口談論在手提攜在足運奔此已與食色同旨難道知覺運動便可說心聞見知味便可說修說

正耶某云此處只是修身證佐貞復諸先輩都看得分明外道七處徵心只說得意邊諸路未曾就心中看得入夷出晉赫赫如常

柯魯生云大學言正心不言心如何正言不在又不言心如何在阿難言心不在有亦不在無亦不在根亦不在塵如是見聞知味分明心在根裏老氏所謂綿綿若存果是何物不被佛老精說一番耶某云試問楊峻人峻人云吾門說正心便是真實端整之心他們說者只是

猜謎某為許可又問鄭孟儲孟儲云正心之義已盡在誠意章不須再說此就身邊發出不正不修樣子便倒剔分明耳猶之下章說齊家不須更說修身只說不修不齊樣子亦自明白也某云孟儲說得是凡心正者只是自慊不正者只是消沮閉藏在者只是誠存於中不在者只是形掩於外耳峻人又云著有非有著無非無遂使空門說勝絕內不出絕外不入亦為異學開宗理會於視聽飲食之間簡點於喜怒哀樂之際便是吾儒

實落正修學問不知此處於格致原流尚有遠近淺深之別不其云此處說格致無復遠近淺深世間多少讀書人博極墳典正為身心對簿耳一事露出肺肝雖千種學問亦自無益也

又云喜怒哀樂是主人分上視聽飲食是僮僕分上主人體簡僮僕事煩人到卧時便無視聽飲食之用却當卧後認得喜怒哀樂之性善讀書人只就夢寐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下手要路

謝爾載云七情之內怒最難融顔子工夫不遷爲要然此是陽剛一路人如陰柔人終日是好樂憂患恐懼耳某云七情到此處動相勾連通人多是喜怒窮人多是憂懼常時多是喜怒變時多是憂懼中間連帶根葉相牽只使常變窮通不礙吾性自然喜怒哀樂各正其所也爾載云常變窮通是命上事喜怒哀樂是性上事盡性而後至命豈須至命而後盡性耶某云只是窮理爾載云思量夢寐一事亦是窮理耶某云此處已有存養工夫

爾載又云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可以契道如就生質所近制其一偏久當融洽矣譬如忿懥一路當頭下手能使衆情咸歸於正乎某云此便是顔子所難窮理盡後如掃雲霧自睹天日也爾載又云龜山先生云心到寂然不動方是極致古人所貴洗心也東坡嘗云既醉之後方識此心之正此語是如何某云此是東坡自勘旁人不知大約他亦寡欲寡欲自然静正未入夜氣悔吝一路難道思慮渾忘便是寂感遂通也

羅期生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處難分體用近思録
却云心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體似未發用似
已發忿懼憂樂似有未發之體正須静觀視聽覺知似
有已發之用正須動玩七情之動猶易六爻須是一一
取占抑猶有不動去處可握極而存者乎某云既曉得
身是六爻自然信得心是太極期生云身是六爻如何
取用某云隨身所處各有中位中位不移本末内外自
然恰好内為貞卦外為悔卦貞悔剛柔心宅其中如金

蜂子蹶趨嗜欲有開必先何疑之有期生因問六爻之
象變動不齊大約上下以為本末如咸艮壯履皆如人
豎體心在五中與二相應天君用事則處處得吉四體
用事則悔吝雜生凡諸忿懼憂樂皆生於四體不生於
心耶某云期生看得分明多懼多凶皆生腰膂之際或
顛或蹶皆在本末之間只是誤身為心遂使六爻變動
凡易中三百八十四爻只有六十爻不與四肢分過
王千里云爻象變動能壞本卦四肢妄感能壞本心如

此則修身亦是正心要義何謂倒乎某云無心那得有身偃師幻人依然束草尋常疲頓百體如尸譬如睡卧之時聞呼便醒豈有啟衾斂足能令心事神明千里云熟睡聞呼心從何來如從聲來則是知自外至如從心來則心初無知某云此是靜爻偶然觸動如論正體寤夢相循始信此心依然不動

呂而德因問易中六十爻不與四肢分過想是五位中爻尚有四爻與他分過是為何等某云師履恒兊而德

云履之九五與兌之九五盛滿之卦位雖正當而皆有厲師之六五恒之六五順動之卦體雖無邪而亦有凶何也某云凡易每動各有正位正位在二五之中每動各有正理正理在全象之内履為君臣兌為朋友君臣朋友不忘其位如漢主臨厠以見廷臣鄧戚張樂以延高士酈生卻步於徒跣灌夫憤心於半膝皆為高位殊乏致柔之功師稱動衆恒為守獨衆貴長子之勲獨尚婦人之志動於陰柔以懷競躁則弟子貽凶於長子婦

人踵事於丈夫九節度以弟子隕李郭之師童貫以婦人敗馬趙之釁動静剛柔其義可知矣而徳又云中爻亦是中位何以凶象又倍於五同人六二以正應而得吝隨之六二以正應而有失剝之六二以蔑貞而得凶頤之六二以拂經而失類凡上經四卦以陰動者雖正而有過無應則皆凶姤之九二有妨賔之魚井之九二有射谷之鮒損之九二凶生於守中節之九二凶生於不出凡下經四卦以陽動者無應則有過有應則為凶

而節獨以無應極凶何也某云君道用一臣道用二上經主陽下經主陰主陽者陰動而有應其失小陰動而無應其失大主陰者陽動而因時其失小陰動而失時其禍大也陰陽剛柔仁義三才之正應乘於二五在在著思孟老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只一思字是正在盡存之要法艮不出位亦是此意於此參透纔見曾孟同源

周房仲云咸之九四言思艮之六四言身則易之四爻

當爲人身中際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所從出四爻猶
未當位也艮稱五曰輔已過一層咸稱五曰脢又同艮
背此是何義某云感之當心者雖動亦靜感之以言者
雖本亦末也房仲云如此則咸其脢又稱志末何也某
云脢字字義尚須明白本義作背上肉背爲五臟所繫
初無着肉之處說家讀脢爲梅如頷下梅核人迎中路
也言語飲食上下迎接處纔一感動便有逐末之思頤
之拂經咸之輔頰兩義互通於此慎節可以無悔凡說

脢為背肉感而無思者尚屬滯義再須推求

而遠又云定靜安慮自是止後消息如在止前覔知尚有窮理博約許多要務開口便說良知已是急於下劑下手定要格物又恐為藥添病今日纔信得身家上頭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親愛畏敬哀矜傲惰許多種物物物有知物物有止能格得明通不亂我性然後心體真實端整不然徒是意識用事終日奔波飄揺無定也

某云此處格物猶差毫黍如要實做須就夢寐中間認

出神之非形情之非識情形動處其實非心神識靜中未必是性再破神識以納心端重合形情以歸性始如此十年洞見天地日月星辰纔有定靜田地而遠云如此則中人上下永無知止之期不如陽明教人良知發自不慮也某云而遠試自不慮看得和順發揮果成何物而遠云著軀亦自不慮已到至精至變至神田地寢時夢寐死後神靈活坐閉目當有著軀之意某云如此則是髙賢獨手而遠又云窮理讀書患不致用令日諄

諄只道性命身心至如疆場民生日蹙日困便自整頓不來雖顔閔振袂不能成風若禹臯復生必更有學問豈能坐覩瘡痍日課玄虛乎某云禹稷顔閔一樣苦心何曾别有學問如要學問黄農七十二戰豈有兵書烈山粒食天下未開泉府也而遠云軍旅之事仲尼不談然如方叔名虎之倫南靖淮夷北驅玁狁吉甫張仲之輩坐籌帷幄遠御朔方難道只藉虚聲都不講究某云征伐之道詳於易書周公破斧缺斨精神所注畢在爻

象苦人全不講解耳而遠云此亦要事試為後人說破某云易作兵書只有八象水守火攻遠明近險而已師同人謙豫此是馭將要法將一而專兵靜而整中權後勁將帥所馭不出中爻遠可以制戎狄近可以征邑國師謙豫皆用之同人用寡師謙豫用衆同人用於險阻師謙豫用於平原用於險阻者趙奢之趨閼與卷甲乘墉而秦弗知用於平原者王翦之代李信堅壁乘暇而楚為戮勞謙之吉天子按轡以下嚴師由豫之得將軍

飲醇而消譎計此四卦者古今皆用之而中外前後可得而言也坎離兩濟自是黃農以來戰守之方坎以險而利守故李牧尚鴈門之謀離以明而利戰故崔浩策柔然之功王霸之不救馬武義真之不救陳倉險而不失其信虞詡之日夜兼進馬隆之轉鬬千里獲無匪醜之凶明近於内者算勝於廟堂故李絳捐重賞以與魏博德裕檄三鎮而平澤潞久克之非僥明在於外者決機於行陣故裴度納李佑而平蔡州韓愈聽柏耆而收德

棣遠震而行志凡此八象備有諸方神明之動存乎其人安得謂軍旅之事聖賢不談韜鈐之書經典盡漏也而遠云戰守之方只在於遠近水火如謙豫兩卦只是震艮用事何也某云行師之道莫貴致壹丈人之威不分於弟子謙豫壹將雖臨三四皆在中權艮限於內故征邑國震動於內故利建侯艮震之義與坎叅行其專志而整暇一也而遠云如此則何者果為長子某云二與四同功異位互卦為震三與五同功異位互卦為坤

震為長子坤為弟子裏卦為復復為丈人也而遠云如此則復之上六不利行師亦與師之六五同旨乎某云復之窮也無明遠之功師之中也有分柄之勢不明而分何功之有而遠又云夬去一陰勢如隤牆歸妹外震悅在於內一則云不利即戎一則云征凶何也某云夬以尚武為心尚之乃窮歸以戀棧為意即出而反與四象四事了不相合何足存證而遠又云蒙之上九不利為寇利禦寇然則周公猶有為寇之心乎某云蒙內險

而外艮宜守而不宜攻作易者首著此義後來師謙兩象皆出於此夫子曰凡兵之作與民偕生戈矛之創與爪角俱始但顧此途不為忿懥所用耳

張鎮樸云吾門每言易道與人事相應不知用時要如何看取且如焦易四千九十六卦語語奇驗不過是占卜試候耳如何得如老氏所云不卜筮而知吉凶且如光武之策吳漢崔浩之料柔然萬里決勝不差纍黍此皆知識所經豈是卜度得就某云易稱愛惡相攻而吉

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又云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只此愛惡遠近之間自成爻象吳漢與劉尚分營二十餘里勢不相救魏主至涿邪山亦功半九十勢不窮追何足異乎鎮樸云論大勢則天下猶之一身論至理則一身已潤於天下了士君子平居正躬修德以行乎人倫之大至其事報相反則命也如有趨避之心則臣無死忠子無死孝終日行於無害之途豈是因貳濟行之

意其云晉時呂稽常作此論以為卜筮可廢也其見聖賢不廢卜筮記稱善則歸君過則歸已詩曰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古人每事不敢自謂神智凡動大衆興大役必資卜筮所以折斷邪謀斂戢智慮使人反己有寂感遂通之意死忠死孝自是顛沛不違時事洗心退藏自是居常游泳時事京郭之受禍自是跕足巖牆何得使存養者動色乎

呂而德因問下學上達之旨其云某則不知試問林朋

夔看朋夔因云昨日嘗問乾為成象坤為效法聖人仰觀俯察遠近類物都是坤道所以必用坤道者人生托足便在底面開口便是學習只有敬義直方不消學習亦要從靜辨中來不從靜辨中來便有無數風霧遮蓋上面冰霜之禍都繇學者自為豪傑處心不下積漸所成有此不屑下學一念直至亂臣賊子亦做得去有此專意下學一念直至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做得去易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草木托根

於地一曲一直禽鳥孚化於鷇載飛載翔當其用力只是本色一日變化皆不自知江水就下河源出山匹夫厲志星蜺變天此事豈人思想所到而德云坤為效法此效法時已是上學了聖人只盡人事事皆下也愈下愈學十二制作各有所學作者非下取者非上只是一念孳孳各有竊比眼耳放低心神放定雖使天德乾乾亦同是此意既同是此意則此意無不通透了先儒亦云達在學中有獨知而不自知之妙所以不說人知

又說知我其天乎朋夔云上下中間如何看取而德云乾坤上下只有此學人人到處是人人不到處到處衆眼同垂不到處衆足齊絶便說達天亦復何礙某云如此則同是此意

李質嘉云聖人不知不能只是夫婦與知與能上事曾子以忠恕悟一貫子貢以文章悟性道此都是學達本旨如何遺却但以遜志時敏為談某云夫子自道好古敏求自古至今中間幾千層事登了一級又有一級在

上頭只此一事是我性命是我身心只此是孝只此是敬只此是仁只此是信便是下學上達難說雙趺著地一手指天也質嘉又云程子嘗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學得忠恕兩字便在乾元之顛夫子還說違道不遠譬如孔道上達兩字已到京師不遠兩字猶在郊圻之内不知下學上達别有頓路抑是漸門某云夫子七十年只説一句三千秋解貫未了難道此間尚有頓路

是日言說已多學達之義未易曉了諸賢更商見賓承祭之義復以乾道坤道為談某對朱季乆云前日此義講之已明主敬行恕雖有敬恕之分不過誠之一字季乆云克已復禮豈亦是誠字某云然季乆云既是如此則都是乾道也朋䕫何以說聖賢都是坤道某云何曾見坤道不是至誠

鄭長生云聖人教人皆繇知入故說知止而後安慮孟子不動心亦自知言入手如伯夷伊尹柳下恵一流人似都在行處得力孟子譬之射的以知為巧以行為聖

如有力到而巧不到者猶可審括徐獲至巧到而力不到者如何振作得他使登百步之路某云輕弓弱矢隨人自張大𢐖强弩不洞秋毫子曰爲力不同科吾未見力不足者

柯威公又問釋家於心性一路辨之極明所以差處只是致用不同吾門却說他體亦不察何也某云何處是他察别威公云世尊告阿難汝心汝身曁山河大地皆圓妙明此處是他别察某云既圓妙明定是何物如是汝

心不應另有圓妙明者如非汝心此圓妙明又立何處以照汝身大地山河皆成影說吾門於此要實體認積精所生積精所成出晉入夷輝輝赫赫如有一毫虚假便與鳥卵同下

楊元實又問聖賢好樂各有不同作易之憂患獨知之恐懼何嘗不得其正惟有忿懥一途最貴撿點當其發時如何節制當其未發如何消融某云某亦未嘗下手只如看火一般知之極真自然不餌熾炭司馬君實云

忍過數番自然不動此如頑耐亦與心體無干

唐偉倫云釋家亦只是頑耐不知痛癢久之只是不聞不見不復知味之人如此不在之心可便指作頑空看不某云頑空的人是捨身捨宅不在的人是逐主出家

若為吾徒只管養育待他成就宜君宜王

王述之問養心養氣是孟子一生學問莊生稱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能復精於心乎抑心氣之間可認幾希幾希之間可認性體乎某云性體語大大於天地

語細細於鍼芒長如荳芽消如雪片述之云如此則是
道心也難道堯舜不增桀紂不減者亦是這個某云此
處幾希豈容駁卸孟老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一部大學格致當頭只是此物說心亦得
說性亦得說氣亦得只不要放之雞犬妝以牛羊耳
張昂生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此幾希發皇生下布
滿更不須養不某云明察以來亦有三十載工夫如何
自生自長

黄介傚問思不出其位夫子又説出入無時如是心體時常出入奈何禁住得他如是心位定要敦臨如何離此殼子某云負扆只是座頭馬足周流天下只扶幼主勿樹重臣

吳雲赤問楊龜山云六經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晦菴講時習亦以明善復初為解則亦是修性也易言盡性不修何繇得盡大學只説至善兩字為性體定符説定靜安慮四字為心中實境後來一部中庸都為知止一

節註脚耳嚮講正心修身便把知止說起則誠意知止同為一義大學何以別自命篇其云意識情欲總之非心事物糾纏所以不止誠者明德之所從生明者羣邪之所繇息無此靜定之心何繇見他真正面目再尋前義極是分明

趙希五問夫子叙書斷自唐虞則堯舜以前斷無足録而連山歸藏出於元豐三墳諸篇間多偽造秦火之後不足復存然鄭夾漈博極羣書猶取連山歸藏之篇何

也且如連山首艮桼其君臣歸藏首坤瀆於父子不知夏商二代何以用之某云世遠無稽非敢臆說然古人用易各有所取先天之卦以復為首復下震而上坤為長至之始中間純坤為大雪末候右次為剝剝下坤而上艮為大雪初中之交皆子月也三代異建而子為歲初古今不易讀剝者以為首艮讀復者以為首坤何足疑乎又如後天五行之序皆始於土艮為戊土與坤對化在東北西南之分夏人建寅寅始於艮而達於震震

兼木火巽離又以木火次於東南坤為已土丑亦隂土也酉丑始兌兌涵金水而處於西乾坎又以金水次於西北故納音十甲有火木木火土水金金水土相次而周軒轅氏所以宅丘也吾門讀書自經史而外可寘不道獨有圖書起義未能忘懷耳

許爾翼問蔡氏皇極内篇與太玄潛虚孰為優劣其云太玄如左氏潛虚如公羊皇極如穀梁左氏博深豈復公穀可及然以揆於春秋亦猶雲蜩之於外祖矣爾翼

云王通續經與揚雄擬易均之僭妄其罪孰為軒輊其
云河汾夫子當無王之時有德無位作為元經以紹絕
統始於金墉之年卒於陳亡之歲上稽天道下應德符
何過之有循環中論言簡而精意博而達桓生之歎法
言君實之服堯夫仲尼而降何可多匹乎爾翼又云或
謂河汾牽引王魏疑是後嗣之書竊比仲尼猶有優孟
之意某云孟軻自學孔子後世共宗仲淹私淑仲尼何
遽為僭乎如使王揚并享則柳下西山難與元聖同輩

冉求季路不在俎豆之班矣後人讀書更有何用

黄率中最後欲問堯夫之學某云某初不識率中云吾門每云堯夫學整而疎子雲學雜而密如要整而不疎密而不雜豈可終緘其口某云堯夫學問偹在經世諸篇何關木舌上事率中云固自難解某試舉似率中云乾遇巽為月窟地逢雷為天根姤復兩卦自立冬夏之中何以夏至屬物冬至屬人某云他以隂陽中分人物若論幾希亦無分屬之路探窟知物躡根識人偶亦興

到成韻耳率中又云三十六宫都是春觧者謂乾三宫震坎艮各五宫合為十八宫坤六宫巽離兊各四宫合為十八宫通得三十六也此義云何其云東方生喜對俗人論難為士夫所非邵堯夫亦喜於術學誦說遂使末俗競傳蚤歲養疎常為失笑凡易六十四卦一反一復只得三十二卦除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合對則損四卦為二十有八得日躔之分宫反復則益八卦為三十有六得日宫之周甲凡七十二卦中分起象何

足疑乎然亦自堯夫始明是說淺儒耳語無足復談耳吕而德云嚮來講論自評隲人物課督玄奥者率不多談比來稍復開濶如率中疑難初非堅木亦已與之批繩不知前日伯玉所問大咸象數何以付之偕來一字不答某云正為攻堅須留節目如逢破竹何憚迎機而德云伯玉亦已仰鑽多時猶迷逕竇餘人眯眯更何從問起某云欲談格物且辨身心禮樂淵源更須他日而德云房杜王魏同在河汾之門不膺禮樂之託豈有王

鄭賈馬遂能絕塵而奔某云向榮之木皮理不章垂實之材文肌如繪房杜既有事業豈得與賈鄭同其鏤心而德云夔龍契稷既遭盛時又開絕學此是天地所開抑是聖賢有造某云元凱比德各自堯年側陋咨求為日已久想益稷皋夔生值重華皆有三十年學問而遠出云嚮纔許我積精十年洞達儀象以是方之差不為晚某為粲然

榕壇問業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壇問業卷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汵日焕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録臣蔡必昌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榕壇問業卷十三

明　黄道周　撰

乙亥歲秋天下方敦辟雍之典以拔貢比鄉書奮厲甚盛會中得雋者游鱗長劉賡美并為領袖柯曾生自省試歸復修諸業因問古今急計莫重理財管子稱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其法不過官山海寵百姓之利而已計然稱知鬬修備時用知物其法不過知萬貨

之情行如流水然或用以霸或用以富漢之桑弘羊唐之劉晏亦稱心計弘羊以均輸徵逐劉晏以鬻鹽傭漕兩者似有優劣均為君子所不道然當爷藏置之疆圉孔棘加派則田畝不增稅户則謗讟日起鑄錢則本末難僥煮鹽則亂民結聚征商則闗市弊極矣當道束手無策令起數子於今日何以使民不告病國有餘財者乎其云嚮日講生財之章正為此意魯生云聖人説生衆食寡為疾用舒今若從四事講求天下户口不及國

初而游手惰民紈袴冗吏百倍於古又四方多事兵不可撤餉不可缺衆寡疾舒之際纔一清釐則既難岌岌措手勿動耳誰敢誦聖賢之言者不如且就數子手下商㩜宜之策也其云管子治齊官山海之利移之他國亦不能爾劉晏鬻鹽至以鹽爲漕傭卜式云縣官食租衣税而已乃坐市肆販鬻劉晏又操傭傕之利雖爲救弊取盈要非士大夫所務也魯生云軒轅取莊山之金太公立圜府之法豈必專藉海王苟有心計則李泌之

染敗繒陳恕之給茶本猶或為之何况鹽鐵為天地之寶藏推鹽於茶推鐵於金使世有夷吾必不至仰屋而歎無措耳豈藉全齊之力乎?云周人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金貝玉石與貨偕行鹽鐵之利非至夷吾始開但夷吾為之太密耳夷吾行法先於大姓富子各藉其直駢邑女閭無功者不得一日索奪可數萬金此事既已難行區區計口一箸一鍼豈能成九合之業乎天下要治須是與奪無弊天下要盈須是賞罰分明與奪無弊

盜臣不起賞罰分明冦攘不行楊可之告緡元載之陌錢姚𪍿之輸俸裴延齡之抽貫諸種種細事真無當於權宜也魯生云宋人緡錢至多其先只茶酒兩事天禧間茶課不過三十餘萬慶歷間酒課至一千七百餘萬貫諸路鹽税不過其半耳康誥致嚴於酒誡漢唐申禁於榷酤盛世既舍此兩條而專一鹽利行鹽既有定地僻壤鹽價不能驟增獨有關市行貨及西南竹木稍稱大務遇大匱乏之因而修莊山園府之政如宋人於楚蜀

兩浙淮南淮北洛中閩廣各立鑪頭分界行錢率千萬萬其歲入皆百倍於今又不得已如元人上都雲州興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雞鳴山房山黄蘆三義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官此皆未爲瑣屑也而悉寘不道孤注於田畝豈爲能得其大者乎如賞罰與奪自是人柄上事大司農之所不徵猶清河源以遏頽波如何可效耶其云方今盛時良政美意只在不税茶酒不算丁錢不税間架耳今事事皆行豈成今日之治宋

人歲輸折幣以奉契丹亦多出於葭蘆興和諸州其各道鑪頭歲入不肯然糜於郊祀賞賚俸需亦以萬萬計今天下匪頒祿與用費甚節各道軍需九邊餉額本色民運略足相裨何遽欲採末世之務乎古人以大兵大工大荒大札視為權計不過省其儲胥一舉而措之非有累年句連谿壑之填也宋人區宇不及古時而財賦倍於今日唐自藩鎮發難無年不兵財賦亦倍於今時究竟虛糜如委川澤嚮使當時天子知四方之已貧海

內之已竭別作一樣黽勉圖維安知無有破敵復疆之日而終年賞士繼夜給孤使財盡於漏巵禍成於中飽良可惜耳魯生云大工大荒大札此則間值有數可稽大兵一動難為首尾宋人禁軍歲食五十千漢段熲用士萬二千人一年亦食二百四十億如動十萬之師一年須幾百萬豈復正供舊額之所能償某云今年需餉亦七百萬何嘗便動十萬之師用師欲多用餉欲衆用議欲緩用日欲長四者合併則江漢命財不存涓滴矣

古者戰勝廟廊之上豈必取財鑪竈之間乎魯生云如此則師有拙速餉無急輸重成易贏重敗難復為之柰何朞云選千得英省兵千人選萬得傑省戰百克天地之精英皆在於人才不在於錢帛人才重而財帛輕湯武所以發蹟財帛急而人才緩桓靈所以絕貫也良醫視疾有鍼炙而愈有投劑而愈者用藥取方不過數味迨其不可雖卻車以載參苓豈有救乎魯生云如此則選將急於徵糧用賢急於措餉如賢才物力一齊俱匱

倉皇應急為之奈何某云何曾見水火絶於两間山川不生草木現前要舉殿樑何以合抱自走

吕而德云漢孝昭時諸賢良文學多議罷鹽鐵者是時天下昇平四海殷阜諸榷官私便鹽價髙而鐵器甚惡民甘食澹手耰木耨是以罷議今如倣唐宋分道鑄錢錢精而盜作者少界立而子母不散雖有私錢不奪銅本即如開鑛以救銅本之窮取銅以資中幣之乏不立鑛官取辦守令蠲他處之新派抵久年之逋輸既非厚

皆為劇賊之所垂涎又有微濡為窮民之所喣沫方之履畝丘甲想亦春秋之所不譏也其云嘗讀小記見株銅之若十倍於白金白金以三煉而成青銅以七煅始就又嚮在京師見諸銅商負銅本者率十數萬今雖以各道分鑄無貿致之煩而鑪頭物役種種縻費詩云如賈三倍君子是識此雖要務自有主者不須吾輩推求耳而德云權萬紀當貞觀時天子方鋭意至道萬紀輒以宣饒銀冶為言自取罪戮貽笑後世今無貞觀康阜

之時有大東杼軸之歎搜括已窮士民胥困賢者抱言利之慚智者懷聚徒之慝相率掩口以是爲諱不知唐宋利孔甚多尚假權於冶鑄今歲入甚嗇何得孤征於田畝乎吳越舊賦已重重者難增楚豫曠土多荒荒者易散閩廣海壖泥泊所生滋種蚌蠃無甚餘饒雖盡輸官無當海王之入徒令士民睨睨胥爲嚚訟耳政和間陳亨伯創經制錢大率取之榷酤及官賣契紙與公家出納每貫收頭子錢猶裴延齡之抽貫耳至算丁役

自人家盆盎以上計直二十千者悉令出租如此那得不敗今天下豐豫官賣契紙雖暫行之不及旁徑能得暇日明其政刑敦尚禮義於寇攘不及之處行冶鑄官山海之利似無不可者而率為大體迫切坐困何也其云士大夫切勿言利王半山纔言利呂惠卿曾布悉謀於始杜公才楊戩乘弊於終而天下殆矣今天下利孔亦已盡洩尚賴二百年寛大之力徭役未起海澨山陬一二微營遺秉滯穗與士民澹蕩可保還集田畝加泒

尚是良家恒心多賴如使條例宏開徵求漸廣餔歠反側何可復言而德云方今豈有遺秉滯穗僻谷窮崖亦是有力所趨儻在官家猶得徵其涓滴之助某云民之困於官家與困於有力一耳有力割據尚納微租實專而弊寡官家徵輸租不能饒實廣而弊大至其取辦歸於有力徑竇一也而德又云元和國計簿所計天下方鎮自鳳陽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

戶口外每歲賦入僅浙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餘州與南宋幅員不復相遠而衛兵八十二萬猶足供諸道馳驅宋自防淮上下常三四百萬今天下倍於元和而沿邊額兵不過十餘萬動輒捉襟歎餉不給者何也某云此事難談亦非書生所知丘文莊當嘉靖時算羽林人等已兩倍於成化時今又百餘年種種各倍或十數倍者戶口登耗又倍曩時舉一藩封餘可類推葉文忠當時每歎金花正供宜在外庫使

廷臣易於參稽今不可問何獨一途乎而德云如此則積漸使然何時可復某云天下有道四海恱安上有必世之仁下有三十年之福饑戎荒札不復相仍蓄三年之貯與十萬之師猶揺壓竈上納帑奥中何足難乎而逺亦問蘇子由對荆公稱劉晏權宜國計因時髙下能知萬物之情不斂於民而用自足今乃與桑孔並稱得無為此老稱屈乎某云冉求治賦夫子明許其才至於論仁則曰不知甚而以為聚斂可見此途末是要急

如養草木植嘉穀枯槔灌園未是惠澤耳而遠又云子貢貨殖夫子不許之治賦豈貨殖之才又劣於治賦抑聚斂之逯又汙於貨殖耶某云貨殖說不受命聚斂說鳴鼓而攻此意自别要如顔子匹夫尚不患貧豈有天子王食萬方每煩士夫憂其匱乏耶

許汝翼云信者人君之大寶學術治術皆成於信而敗於驕無忠做信不出無泰養驕不成漢武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而海内虚耗漢文恬靜玄默而粟紅貫朽此便

是兩家樣子不某云漢武何曾驕泰只是文景以來紅朽之餘得一番作用使漠北盡空呼韓稽首元成之間殷富已極權臣戚畹驕奢相尚遂使漢祚中衰再煩締造耳如有漢武之才持以忠信守以節儉雖古英主何以加焉

洪尊光云財者天地間至不平之物古來帝王有患貧者復有患富者赧王有逃責之臺始皇有渭南之宮財自是天下不可少的何以無財亦亡多財亦亡五衢衣

弊齊弱矣桓公以沐枚買鹿而霸朝歌鶴軒衛敗矣文公以訓農勸學而興又似生財作用不無異同者杜祁公嘗言顯官作私計即為致身之本岳武穆謂文臣不惜錢便為太平之徵二語恰似誰者當存乎其云此則尊光自解其所不識

羅期生云經稱生財有四事備在周官如三農生穀六計弊吏之說看來食寡易稽而用舒難計如今日軍興不已財賦難停節儉則士無宿飽取盈則飛輓為勞敵

騎乍臨徵召不集勢必養累年之士以待一日之冦冦至則勢猝而力専待久則勢偷而力薄彼已難量鬬備俱失故以節儉而當輸輓既不可以救時以征輸而當戈矛又不可以奏績桑孔楊曽之計既刻削在牀膚營平屯種之談又取資於影響究竟如何始為要筭某云此則屢屢經心古今聖人說治平事再不說到用兵論語學庸只道即戎去殺說征伐事再不說到用餉江漢常武只道不留不處也期生云說治平不說用兵此猶可

悟說征伐再不說用餉如何可通某云古者致師日行有數尅伐有期聲罪命討冦服而歸雖行六師之中猶在三餐之内居平乃裹即為行糧三年大賞已稱億極矣豈有天幸不至乏絶之事看書中㫖征牧誓泰誓亦無說餽餉者何獨芑微六月為然乎期生云周家行師之法本於公劉公劉稱徹田為糧其軍三單又云乃積乃裹後又說徹彼疆土乃疆乃理想亦是營平祖意決無三軍萬里不復齎糧之事某云營平只是可守耳雖

趙侯亦未身享營屯之粒只是算計到此可以不錯耳諸葛武侯開墾屯田亦未就只是意思鎮定如此古者徹疆自是常法不留不處只為三農安可以六師之期奪三農之業乎凡師在三代有討有伐在後代有守有戰討伐有定故謙豫不以行師為嫌戰守無常故城漕已致擊鼓之痛如戰勝在於廟堂何必以耰鋤蒙於介胄乎期生云如營屯果有未便則轉輸何以不煩處今道古殊有未合不過適時耳何必同也某云節餉只有

四事定謀第一選將第二因地第三不惜費第四期生云既云節餉如何又不惜費某云大費一日省事三年詩云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是日與諸賢講大道生財二節遂推究至此因憶前日戴仍樸曾問來百工則財用足之義某未有應也因問仍樸前日此問可是農末相資不仍樸云如農末相資者只是粟帛釜甑陶冶械器之屬於國家財用豈有毫髮之繫某云聖人有作亦只是宮室舟車棺槨杵臼耒

粗弓矢諸財諸用豈必黄金白銀上幣中幣耶仍㯉云三幣之行通於中古百工之集不過麋貨每見通都大邑羣藝麇至徒為侈靡豈有實用國家有大興作大徵輸未必復資將作之力何況兵賦鄉師族師之事能使天子充然不歎無財乎某云古者致財只欲為用今者致用只欲為財譬如今日用師介胄戈兵一一朽蠹有費十金之財不得一金之用及至喪祭營築十金之用遂費千金之財絲縷贏於菅蒯而織造貴於琢雕若使

百工子來居廛食餼文巧有禁貿易相需取其常供時其任器百家成林各勤本業四方之貢通變無倦何窮之有乎夷吾吕公每作寶龜神器以斂重發輕事雖禨伯於子母相權義亦有取因之以攸兩府之職致飭化之效丱角楮幣一一相資何獨農末為然乎仍樸云此亦太平有道周官之常談施於今日恐未能爾經云有財此有用不云有用此有財也其云人與天地此財各自無盡用著他者他自能來用不著他他自耗散有人

來得百工便是財成天地之道輔相萬物之宜
柯登南因問周禮一書經以六官緯以三百六十屬戹
於秦焰而冬官遂闕有謂其未嘗闕而散見於五官之
中者有謂其五官互建而冬官亦未嘗闕者自葉時吳
澂皆主此論則河間獻王時豈不知其為全書而故以
冬官有闕補以考工歟某云獻王時天下藏書漸出考
核極精周禮五篇無司空之屬而冢宰篇有冬官六十
屬之文則其為闕文無疑也董仲舒與河間同時每稱

冬空也其意亦出於周官賫太后斥賴固云安得司空城旦書而讀之則自秦漢之際已無復此書想自古者建國之後宗廟社稷城郭宮府井墅廬舍墳墓壇壝大率已定不興大工詩云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此是𠕋始上事如禹平水土而後周公營洛而降物役已定不煩專官井里鄉遂溝澮之官疏瀹修築地官司徒領之已明備其文闗市舟車橋梁之務川衡澤虞領之不必盡存其職後世昇平滔心易生動有營搆勞民

傷財先王豫裁其端使司徒得攝司空之事極為要約何必疑乎柯登南云董子言冬者空也蓋指刑威而言猶霜雪之不至地而已非謂冬官也漢書有鬼薪白粲之文周官皆無之如府舍宫廟歲時修除何得便輟司空之務古云官事不攝豈有司徒可代司空承其利敗者乎某云周官刑徒皆役於司空自搏殺焚棄三赦三宥而外司寇所致辟坐設者皆司空也司空雖專官實與五官承其勞弊盛時五刑既布徭役亦省五官相權

理或有之且以司徒申五教之務其制獨詳司空慎興作之防其旨獨遠如師保救諫不列天官之中縫染絲屨反入冢宰之治天官之治愈細地官之治愈大其義可尋則彼此互取耳登南云胡五峰亦謂冬官事屬之地官蓋以田野井牧鄉遂之徒皆司徒統之其事則司空任之也又有謂地官遂人以下皆屬冬官者孰為確與其云地官司徒所屬最多自任地而下閭師遺人皆與司空相出入自遂人而下三十五屬皆司空之事秋

官司冦自墅廬而下二十屬亦皆地官及司空事也凡任地之務多方九職任民皆列於冡宰八貢任力又載於地師司馬自職方而下有五方三師宗伯自職喪而前有家人墓士分則皆五官之人合則皆司空之事猶之用刑者五官各自用刑不必皆歸於司冦然司冦自為邦禁五官之刑皆於是誓典耳五官工事歸於司空而司空之工還於各屬故天文室壁之北有土司空井栁之間有厨酒食天官所以并統厨人地官所以兼執工

役也登南云如此則只設地官不須司空或設司空不須司徒矣其云治地之道重於民事次及市廛大工散於五官除修廟葺宮室閒時而舉小小工作可不煩六卿董之故云司空空者空也藏也因時而命之耳今如於冢宰中取縫染屨冪宗伯中取冢墓巾車司馬中取弓矢甲弁繕槀司寇中取雍萍翨柞庶穴翦芟以成司空之治其去考工能有幾何而須一正卿治之司空之寄百工於五官猶天子之寄飲食服御於冢宰所以蠲

邪省用使貢諛導淫者無所騁其豐豫也登南云如此則冡宰之篇所云司空率六十屬者杳然無據吴幼清先生於任土國宅而上加惟王建國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二十字不為蛇足耶其云前賢讀書要自詳慎自任地國宅上下要加立春布和諸語乃以遂人諸條足於遺人均人之下此皆各有所取幼清之删定河間之補記要為周官功臣不必譏也登南云蔡九峰稱周公方條治事之官未及師保之職冬官闕首末未備乃

周公未成之書然歟其云秦人既改官儀又廢井田為阡陌發徒驪山窮力阿房取六國之匠營造無極視先王司空猶之臬耳耳周公營洛土圭取景及為明堂世室重屋卜豊鄗宅兆折衷華素皆秦人之所厭觀加以諸儒論難俗主厭聞惡而去籍想當然也然今周官中亦無缺事唯舟船橋梁耳卜宅營墓之法備藏於易有非載記所能盡者山澤二師宜不盡談何足疑乎登南云近項仲昭太史以冬官補亡割天官之司裘獸人地

官之均人土均艸人稻人山虞澤虞卝人角人囿人
封人春官之司服冢人墓大夫巾車司裳夏官之量人
司弓矢槀人職方土方刑方山師川師而獨不及秋官
何歟某云凡讀書繇人剪裁由巳他别有意不相非也登
南云議事亦須停妥耳如今日稱冬官可以相權又説
秦人巳經紊亂則兩意盭戾以何為準某云周家卜洛
以後不專立司空雖無所攷然如吉甫築城朔方召伯
疆理申謝皆以上卿兼方伯之任未嘗專立司空省官

自是防微至意紊亂自是窮極末流何相礙乎且如尚寶太醫光祿宫正女御之皆隷於天官太僕鴻臚之皆隷於司馬行人之隷於司寇世皆無議何獨於司空地官而疑之吳幼清亦謂司徒掌邦教不宜專以任土為事然而恒產恒心不欲民明其義亦難言也登南云如三公論道及輔弼疑丞史祝之制在諸書中種種不同周官缺而不稱獨以師保諫救隷於小司徒何其微歟某云周家故府典籍甚多如逸周書中自有周官職方

及戴記所存明堂位王制玉藻郊特牲月令皆各自成書彼此互見非萃衆家以成一部也周官亦是一書與戴記檀弓夏正都是典要法籍所稽耳何必定爲周官姬公所作成周致治之書乎登南云鄭康成實主此義嘉靖中嘗命棘闈策士矣何得與戴記齊觀某云漢人之習爾雅唐人之稱孝經皆取裁於當宁布號於學宫士子讀書取其精核如食魚有骨噉果香辣者又何足疑登南云如五官多奇字義在字形考工多奇字形在

字義此何所取某云某亦麤讀讀過自見

柯威公又問禮器云魯人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則魯之有郊審矣記稱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命魯公以天子之禮樂又孟春乘大輅載弧韣建旗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儼然以人臣用天子之禮樂故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楊升菴郊禘辨謂非成王伯禽之為春秋書禘於莊公謂禘之僭始於閔公書四卜郊謂郊之僭始於僖公魯閟宮之三章只言成王命伯

禽以爵土耳莊公之子以下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也孔子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爲不書其非成王所賜明矣孔子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則郊禘果非周公所受不知誰授僖公者某云當僖公時王室多難齊晉始霸惠王以子頹出居襄王以叔帶播越桓文左右匡襄其間楚之僭命者再世矣周家尚惜鼎隧之請閔僖苟且纘其亂緒何事輒請郊禘之大違霸主之命干先

王之憲乎蓋郊禘之禮白牡用商騂剛用周尊罍之制參用三代皆成王所康周公者不宜用於羣公之廟耳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言吉禘者猶言吉月初用禘于莊公告即位且創見也故吉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凡春秋所書郊皆以卜不從乃書之非為有郊輒書之也自惠公以前伯禽以下又十二公所卜郊而從不從者多矣至僖公四卜郊不從乃書之耳豈龍旂承祀六轡耳耳者顧

為免牲三望而頌乎是時霸主盡汶王室久衰猶幸有魯稱秉禮之國歲時禴禘秉其遺文未足非也宣公乙卯匡王在殯卜郊牛傷再卜而死戎楚觀兵大為衰兆成公丁丑定王之喪未三年鼷鼠再食牛角吳始内侵庚辰五卜郊不從成公見止於晉遂為陵替之始襄公乙未夏四月三卜郊不從魯始城費已亥夏四月四卜郊不從魯始作三軍定公丙午哀公丁未鼷鼠食牛猶不輟郊衰絰之間情文蕩然宗國之望於是又衰矣故

春秋之義不書事應而考異見郵可以類起觀其特書皆非常事非謂魯初不郊每郊輒有不從之卜也然則夏郊秋嘗皆爲魯之常典莊公之子春秋匪懈特頌魯僖者直以閟宮新飭歸美僖公或謂史克及公子魚之舊文仲尼因之以存鉅典非謂春秋致貶而魯頌留褒也威公又問然則魯頌閟宮特叙姜嫄將毋以姜嫄配天以后稷主禘歟某云姜嫄只是叙述以爲周家之始未必特爲姜嫄立廟何况郊禘乎威公云記稱閟宮爲

姜嫄立廟或祀后稷而稱姜嫄耳諸侯不祖天子而祖其所從出者每於七廟之外别為立宫如竹書稱周立高圉之廟魯立煬公之宫是也某云如此則祀太姒而祖周公已有女主司晨之嫌何况荒洪敝黨之説乎大約叙述往事則神明共推思齊之雅與閟宫之頌風會參差隆汙可覩矣

黄率中又問陰陽摩盪便有害氣胡五峰云觀陰陽之消息則知聖人之進退如消息則得時成功之説耳如

害氣則陽有陽九陰有百六班固漢書以爲其說本於仲尼仲尼十翼未嘗説出此事王弇州以上元九章推之無一合者堯湯水旱差近其候過此則不能盡脗矣且所謂陽厄不必皆旱陰厄不必皆水亦有聖人明盛而當兩厄之年者何歟某云此事已詳著之易圖以非要切未嘗講論耳班固據緯書積會以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反初當德運之窮代軌出符間

有陽九百六如自周成王甲午至秦政十年八百七十年先百有六年代軌為周顯王廿六年王致伯命于秦之歲退其九年為秦政元年是陽九百六之年也今以三易推之知其不然者凡卦九變四千九十六以六乘之為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以氣朔約之得六十七年餘一百六日以日甲約之得六十八年餘九十六日凡卦氣交除皆在此會以三四九六乘之而得災歲雖與仲尼災歲之說不同而揆之於易其符契一也易六十

四卦皆以先王君子禮樂刑政為度致治弭亂端不在此必欲豫處禍敗以修救持傾但須明其意義舉大象而行之推度之說不足云也

林朋夔因問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尼父知損益於百世姬公數夏殷於歷年皆三才如鏡古今一揆如以藏往之事即為知來則上元以來幾千百歲謠後泝前豈能懸合夫子稱文獻不足足則能徵不過亦文質通變上事耳豈尚有神知不測燭照百世者乎某云如三綱五

常文質三統何消文獻纔有證明夫子所欲言者定是當世所不能言之事即如舊史所藏亦不消夫子發此浩歎耳朋夔云即如三易所識易詩春秋皆是說禮禮即是歷將謂是德運所係抑是鍾律度量所生抑是經緯天地表章陰陽的道理乎某云現說都是但無能徵者耳朋夔云現有許多文獻如何又說無徵某云成周去夏殷不遠人懐古獲家有來修夫子尚歎不足何況三代而後朋夔云夫子刪述六經便是千古不刊之文

獻從此藏往從此知來何患不足但如三易所云詩道一書道六春秋道四而易終始之此皆難解如從四經上看天道人道何從徵證得來某云此皆須明天道後以人事推之自然洞朗今讀書只說物理何暇及此朋夔云天道人事自相表裏五經都是此說但如三代歷律損益相生年數延促如指諸掌譬如夫子定符豫知秦劉禪代之事此是藏往所通抑是知來玄悟某云只是此事往過來續藏既無量知亦無量寒暑晝夜只是

一部春秋古人常問何物最益人神智云但有讀書耳林非著云晉則不敢為渺論但問晦翁以審幾二字重註慎獨丘文莊遂以審幾微為謹理欲之初分晉思審字終不如慎字慎字是戒懼審字是察別獨知中間再無錯路只常戒懼神明便生有何差途開此岐徑某云非著看得細卻兗夫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繇乎我更繇乎誰此正是慎獨要語如審理欲之初分便搬泥過水也然如獨中幾微萌動正要審察周濂溪所謂幾

分善惡者也些子不善亦玷著善體只為審察不精使獨知錯過嘗云慎者聖賢所以致精獨者聖賢所以致一語雖分析意實完成非著云易稱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吉字已是明白程子又加一凶字如獨中只是一理又加一欲字畢竟於性體上看不分明某云吾儒再不要直說性體吉凶悔吝皆生於動加一凶字正自明白獨中有理便有欲加一欲字纔使人警省如說空山無虎何以獨行崖谷毛管俱寒

非著又云喜怒哀樂中節處謂之中和中節只是合於天理如合天理而不順於人情聖人亦不違道干譽大禹之格有苗仲尼之誅正卯亦有寬嚴互用者後來情恕理遣之說恐是清談之祖以此調人耳如何可治平天下某云此種學問不自輔嗣作祖蓋自顔子若無若虛來顔子一生學力只在遷怒兩字見到不遷不貳漸到中和見到中和猶未能不遷不貳也非著云中和已是極際如何未到不遷不貳處某云中和是公衆廳房

不遷不貳是自家安身跕足處各家安竈莫占堂心柯魯生因問前日下學上達之說略講不盡今日再問此義尚有何說某云兄試舉似魯生云晦翁開章訓學為覺後覺之傚先覺可謂傚時是學覺時是達不其云如此只說得學達說不得下學上達魯生云王龍谿謂口之可言力之可致心思之可及雖至精微皆下學事口所不能言力所不能致心思所不能及皆謂之上達石居引天德王道陰陽迭運莫知其神為證龍谿以為

未切果是如何某云他們嘗自夢說口可言便有不可言處力可致便有不可致處心思可及便有不可及處其可處皆人其不可處皆天也如此只說得上下亦如何說得學達如云口所可言以達於不可言力所可致以達於不可致心思所可及以達於不可及如此則逾玄逾微了如何說真切學問曾生云如此則如何下手某云某亦不知兄試舉似曾生云如子臣弟友文行忠信實實落落不求人知雖聖賢天地亦是這個學問這個道理某

云孝子忠臣恭弟信友纔踐履過何人不知此豈靠天學問且此數條如人家喫飯豈要告罪又豈有太羹玄酒時常享天說人莫知何事又何要天知來谿魯生云如此則舊日講貫猶作闇修是何等學問某云顏子有何等學問季康子問好學夫子只說顏回說顏回只說不遷不貳自家說學問只說不怨不尤人有一種怨尤黏帶些子雖周孔學問與狠打并毒人有學問不黏帶些子怨尤雖日用灑掃與天地同寬此處是學此處是

達此處最實最平此處頂頭無際此處實信得過便云知我者其天乎

柯魯生云吾門講說常有前後異辭者今日說學達與前日頓别又如前日說篤信好學章聞許善道之說嚮來品諸文藝只以篤守為主何耶某云某素寡特直以篤守為主猶寒士持齋成何學道如論聖人語意只是靠守者多學而不守何處討善道出來看他危亂不入無道則隱着兩恥也精神皆在退藏一邊說有道則見

有道貧賤只是帶言耳樂行憂違確不可拔如此人豈
在肉邊揀菜魯生云今日乃知吾門講說原無異同

榕壇問業卷十三